

游周家山村

赵丽娜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又一个秋天到了，为寻觅山野里的那一份“春朝”，9月7日我们一行十几人驱车驶向大山里的周家山村。沿途透过车窗打眼望去，山峦起伏郁郁葱葱，路边的草叶在风中摇曳，格桑花点缀其中，秋阳似一双巨臂暖暖地抚摸，朴素而美丽。

“跃过葱茏四百旋”。绕过一个又一个盘旋的山头，眼前景色已大相径庭，西边山顶上一弯白月高悬于天空，东边的山顶上却是艳阳高照，何以日月同辉呢？下车后发现我们已经站在山脚的下面，险峻的山峰耸立在身边。山风袭来，带有泥土的香味，让我们忘记了城市的喧嚣，融入这份山野的宁静。路边的石碣刻有“周家山避难洞”字迹，我们决定一探究竟。

蜿蜒崎岖的山路，没有人工凿痕，没有石磴，完全是一副纯天然的姿态。借助曲折山路边铁管焊接成的扶栏助力，寻找着可以放下脚步的石块艰难地向上攀爬。72岁大姐的体力着实让人羡慕，一路紧跟，半个小时后终于登上顶峰。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眺望远处，层层白云舒缓游走，群山巍峨拔地而起，公路盘旋好似卧龙，一览无余处处皆是风景。

到了周家山村，通过村民介绍，方知周家山村其实也是一个古村落。圆形窑洞的院落好似一座座古老的宫殿。沿着坡道登上土梁，映入眼帘的却是有些破旧却很讲究的窑洞，昔日的景象依然清晰可见。古村相对来说比较封闭，像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

中午在村里的老乡家吃了农家饭，特色野菜、农家烩菜、黄米面折饼、油糕，清淡而爽口。

饭后我们继续在山里徜徉，到了山下的汾河湾，汾水涓涓，长流不息。在光线的折射下，彰显出多姿多彩的色调。这个地方真的很美，因为有水，水赋予了它灵气。

黄昏时分我们离开了周家山村，回眸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，现如今已成为西山上的“网红村”。我不是画家，画不出周家山村的古朴沧桑；我不是文人，写不出周家山村的恬静宁谧，我只是匆匆过客，只是痴情于周家山村的那份悠闲惬意，痴情于周家山村的历史厚重，痴情于周家山村的排排窑洞……

星期天，因与老伴有约，到晋阳湖看荷花，我们早上6点多就出了老年公寓。因与晋阳湖近在咫尺，故沿途与几个晨练后返回的老年朋友打过招呼后，没用10分钟，就进了公园北三号门。

进园后，我们没往南面沙滩浴场的老路走，而是拐向西面一条新修通而尚有点偏僻的新路。这条路，紧挨湖西侧的围墙，除少数晨跑的人青睐外，游人很少过来，故十分幽静。前夜下了一场不大的雨，路侧草坪上，齐刷刷的小草湿漉漉的。几朵不知名的小花点缀其间，十分打眼。俯下身去，仿佛还能嗅到一股淡淡的青草香味。而初升的太阳，穿过那片小松林的枝叶，在林间洒下点点光斑，片片光晕。几只早起的花喜鹊，在林中空地上跳跃觅食，不时飞上枝头，喳喳叫上几声，分外逍遥自在。

我们缓步慢行，大约半个钟头后，老伴忽然停了下来，指着东侧的一片芦苇说：“到了吧？”我一怔，仔细一看，果然是到了。原来，走这条路，不像从沙滩那边过来那样曲里拐弯，不知不觉，竟省了些时间。

我们面前的这片池塘，大约有五六亩，位于湖的西侧靠北一点。池塘与湖面隔了一段距离，池塘周边还植了一圈又高又密的芦苇和蒲草，不仔细看，真猜不到这芦苇荡中，竟藏了一处至静至幽、十分神秘的世外荷园，往往侧身而过。

其实，这片荷塘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。正因为围了一圈密密匝匝的芦苇，

才使得第一次从匝道进入塘中的人，有种豁然开朗、不同平常的神奇感觉。这个池塘，东、西、北三面均有约2米宽的木板曲桥通向湖中心。我前几次均是从东边和北边进出，故这一次从西边过来，竟差点没认出来。这时，我俩发现隐藏在芦苇中的西入口，就在我们的来路路边，便就近拨开芦苇钻了进去。

池塘中央，有一块同样用木板铺就的、约有百八十平方米的平台。站在平台上，便等于置身于荷花丛中。池水并不深，轻轻走到平台边沿，池底的水草便清晰可见，偶有小鱼穿行，优哉游哉。湖中，有几块人工安置的巨大石块。一半浸在水中，一半浮于水上；一半陪伴着莲荷，一半隐藏于蒲苇，别有情趣。

由于已过白露时节，池塘的景色不如半个月前来时那么妖娆。但时移景换，却另是一番风光。周围的芦苇，顶端的芦花生长正旺，褐红带紫，远比入冬后那白花花的苇毛神气。而同样褐红色的蒲花秃（蒲棒），也已长成一个长个长的细棒槌，并簇拥在一起。高高密密的叶片，已难以遮住它们的身影。满塘的荷花，有的，水面上可见片片桃红，顶端莲蓬则已亭亭玉立；有的，正揪着夏日的尾巴，在阳光下欣然怒放。还有少数花苞，似乎正努力地争取时间，以尽可能快地展现自己的芳容。这些花儿，在周边蒲苇的倒影中争奇斗艳，真是美不胜收。而陪衬荷花的莲叶，大都漂浮在水面上，只有少数欲与花儿试比高者，将叶盘托向空中。因是初秋，莲叶仍以绿色为主，但也有枯黄或半枯黄者。前夜的雨，则在叶盘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水珠，一个个晶莹剔透，少见的美丽。

我们进入这片池塘时，平台上已有两名有备而来的早到者。一个中年男子，正手持专业相机，全神贯注地对着塘中三四只穿梭、嬉戏于荷花和蒲苇中的水鸭子录像。另一个年纪稍大者，则亦是全神贯注地举着个小钓竿，在一处苇丛边上垂钓。不久，那个摄影者许是完成了计划，悄然离去了。那个垂钓者，许是见我和老伴并不是匆匆过客，继续在这不该垂钓的地方呆着不大舒坦，也悄悄收竿走了。老伴呢，见我拿个手机拍个不停，索性找了处干净的平台边坐了下来。

大约在这儿呆了有半个多小时吧，我觉着自己也拍尽兴了，才将老伴拉起来，结束了荷塘探幽的行程。

闲情时刻

闲谈漫笔

老有所好

浪漫的喜鹊

韩长绵

在较大型的鸟类中，喜鹊不仅在路边树、电线杆、高压塔上垒窝筑巢，有的甚至大胆到将“家”建在车水马龙的饭店门前，与人类共同分享着市井生活的乐趣。

我每天出去晨练，虽常常是一个人独行，但并不孤单，一路上都有“叽叽嘎嘎”的喜鹊在头顶陪伴。它们有的在绿化带间飞来绕去；有的站在高高的路灯杆上傲视群雄；有的用嘴巴不停地炫耀着鸟语；有的机灵地扇动翅膀追逐着同伴。这一拨过去了，又一拨迎过来，给我的感觉好像它们是在为我的晨练站脚助威，我则是它们表演的捧场观众，我离不开它们，它们也跟我了。

常言说得好，日久生情，多年以来，我与喜鹊们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加深着，因而对它们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多，观察也就越来越细了。初看那一群群的喜鹊扑棱棱乱飞，东一只西一只，看不出什么眉目，经常看仔细看，看得多了，就会有许多意思的新发现。

经过留意，每一群喜鹊多则10来只，少则五六只，很明显，这是一个家族，基本上就是父母领着孩子们，抑或也有少数亲戚的加入。虽然从个头上看不出谁大谁小，但从它们的活

动中不难辨别端倪，那在校间上下跳跃“叽叽”叫闹的准是兄弟姐妹们的率性流露，而久久栖息在高高树梢上相隔不远的两只，时而注目环顾，时而“嘎嘎”几声，时而聚拢，时而分开，那一定是家长无疑。

只要再细一点斟酌，就会在乱无头绪中让你惊奇不断，小辈们多为成双成对地追逐嬉闹，是不是在谈情说爱呢？再往高处看，那两只长辈，虽说若即若离，但也不乏浪漫，可能在你稍稍分神时，它俩会突然相向迎面掠过，在即将碰头的一刻，肉眼虽说并未捕捉到，但如果通过高速摄像机观察就会真相大白，那亲吻的一幕定会令你目瞪口呆。

能够看到的亲昵景象也会不时闯入眼帘。垒窝的一对喜鹊，从远处叫回“材料”者，并不直接“砌筑”，而是停在较高的枝上，向下伸头，下面那只则奋力向上扬脖去接，在交接的一刹那，嘴唇相挨的传情示爱，让人忍俊不禁叹为观止。还有一次更为感动的镜头让我大跌眼镜，那是母喜鹊在窝里孵蛋的时候，公喜鹊从外边捉虫归来，站在窝边上，“叽叽”着将头伸向窝里，不用说是在嘴对嘴地犒劳有功之臣的另一半呢。

口琴带来的欢愉

斯水若愚

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我们常常会迷失方向，忘记曾经的爱好和梦想。幸好，当我步入晚年的门槛，终于找回了自己年轻时那份纯粹的快乐——吹奏口琴。

口琴，这个简单而富有情感的乐器，再次点燃了我对音乐的热爱。每当阳光洒在公园的绿地上，我总会拿出那把陪伴我多年的口琴，轻轻吹奏。那些熟悉的旋律，像打开的记忆盒子，引领我穿梭在往昔的岁月中。

吹奏口琴是我与过去的桥梁，它让我记起那些年轻的时光，那些曾陪伴我度过美好时光的歌曲。我会吹奏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感受那份深深的情感；我会吹奏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回忆那个遥远的地方。这些曲子如同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内心深处的大门，让我在回忆中流连忘返。

我也会吹奏现代的流行歌曲，比如《光阴的故事》《像孩子》《从未这么心动过》等，这些曲子让我感到自己仍然年轻，仍然

与时代接轨。每次吹奏完我都会感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满足和喜悦。

吹奏口琴不仅是我个人的娱乐，也让我与更多的人建立了联系。每次我在公园吹奏口琴时，总会有许多人围过来，静静聆听。有些人还会随着我的演奏，一起唱起那些熟悉的歌。后来，我们还组建了一个小乐队，他们唱歌我伴奏，配合得十分默契。这种互动让我感到非常温暖，也让我感到自己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。

在许多人的眼中，晚年应该是安静的、悠闲的。然而，对我而言，晚年应该是快乐的、充实的。通过吹奏口琴，我找到了我的快乐和充实。这种快乐和充实不仅来自于音乐本身，还来自于与他人的互动、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安宁。

因此，我会珍惜每一次吹奏口琴的机会，珍惜每一次与他人的互动。我会让音乐充满我的晚年生活，让它带给我更多的欢乐和满足。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